

溜

高

迷

林

籀高述林卷三

瑞安孫詒讓

斫斲謂 定義

爾雅釋器斫斲謂之定有鉏斤兩義郭璞注云鋤屬釋文載或本斲作櫛又引李巡云斫斲鋤也定鋤別名御覽引舍人注同廣雅釋器云耨謂之定亦同李郭義說文斤部斫斲下竝云斫也斫擊也不辨何器而木部有櫛字云斫也齊謂之鎡鎡一曰斤柄性自曲者依許說則櫛斲二字音義本同櫛字說解以斫爲鎡鎡明斤部斫斲訓斫卽專用櫛字前一義也考工記車人說車工之度云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櫛一櫛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鄭注云

則橫出而成曲度故記人段以別倨句形體蓋古國
工審曲面勢之精義也今以割圖四象限求之矩爲
一象限九十度宣半矩則四十五度也櫛一宣有半
則六十七度二分度之一也竊謂攷工凡云倨句卽
曲角侈弇之差意者鉏斤二器同有櫛稱而其箸金
於柄則倨句不同倨者爲鉏柄箸金之度故謂之居
屬鋸櫛明鉏爲櫛之倨者居鋸皆倨之借字也句者
爲斤柄箸金之度故謂之句櫛斲斲明斤爲櫛之句
者爾雅釋文載或本斲又作拘廣韻四覺引爾雅亦作拘櫛斲拘
亦卽句之借字也以車人一宣有半之櫛推之自六
十七度二分度之一而侈之以至百零一度四分度
之一而成柯之倨句則凡侈於宣而弇於柯者皆櫛

倨句之度也今申櫛以爲柯其較凡三十三度四分
度之三折取其半爲中數則八十三度以內爲櫛之
句度斤柄之度準之以外爲櫛之倨度鉏柄之度準
之蓋句櫛居櫛之名義既定而斤與鉏倨句之形亦
約略可推知爾雅之義當從鄭爲正李郭諸說與句
櫛實不相當也若然櫛斲爲斫器之大名倨句則曲
度之通語斤柄之曲度微弁字當爲句櫛後人因其
爲斤變櫛爲斲又并增句爲斲此孳乳而寢多句斲
非斤柄之專名也鉏柄之曲度微侈字當爲倨櫛倨
省而爲居後人因其箸金增居爲鋸遂與槍唐之名
棍滑說文金部鋸槍唐也此段借以爲用居鋸亦非
鉏柄之本名也蓋倨句對文標識不能孤立爲名而

櫨名通於鉏斤必加以倨句乃足以示別異故許書
櫨字必兼舉兩訓而廣雅詁鋸爲鉏爲失其義唯說
文訓櫨爲斤柄性自曲則亦不可通夫斤柄本直以
首箸金乃得有侈弁安取本性自曲且木性自曲亦
自中他用不必專爲斤柄何必特爲制名乎段氏注
木之斤及斫田之器其木首接金者生而內句不段
採治假內句之說既難通又牽入田器尤非許意
竊意說文舊本當云斤柄句曲者許蓋卽據句櫨爲
訓與先鄭引蒼頡篇義同今本因句與自形近而譌
後人又增性字以成其誤遂不可理董耳知櫨斲同
爲斲器以倨句形度異名而後爾雅考工及管子諸
書之本義許鄭李郭諸儒之異論皆可塙定其是非
此亦釋名辨物之助也

爾雅匡名補義

近代爾雅之學以邵郝兩疏爲用極而攷正文字則歸安嚴氏匡名致爲精審三家駢並行觀古辨言殆無贖義矣曩校讀斯經藉資研覈偶得數事爲嚴書所遺闕聊復記之釋詁矢雉引延順薦劉繹尸旅陳也釋文矢作戾云本作矢嚴云戾俗字自石經以後諸本無作戾者今攷戾當作矣說文匕部𠄎未定也从匕矣聲矣古文矢字矢部無此重文許書不云矣从何形其上从匕似匕之反文經本或作此字後人不識傳寫誤爲从尸遂成戾字然則戾爲矣之變乃隸古之譌嚴以爲俗字殆未究其本至爾雅舊本究當以矢爲正故廣雅釋詁云戾陳也字與陸本同誤但張

書大例凡爾雅元文所有者咸不重出

今本開有重複者皆傳寫

之是證漢魏舊本經文不作此字宜唐石經之不從

陸也釋山山大面高崧郭注云今中嶽崧高山蓋依

此名經注崧崧互異釋文崧又作嵩嚴引盧紹弓云

崧崧二字說文所無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攷

嵩字見漢碑者凡七

劉寔後碑尉氏合鄭季宣碑陰魯巖碑陰韓勅碑柯相廟碑三

公山碑

唐扶頌則雖說文所無而其字實古於崧爾雅元文

當本作嵩與注同釋文及唐石經作崧者後人所改

邢疏引李巡云高人大曰嵩

詩崧崧孔疏引作崧蓋依詩文改

是漢時

本作嵩也通典一百四云東晉康帝諱岳太學言被

尚書符解列尊

下疑說名字

舊是五山之大名按釋山篇

山大而高嵩今取詩字曰嵩此尤晉時本作嵩之塙

證郭注自是古本今經文皆改爲崧郭注以中嶽之名僅得不改當據以訂正釋艸夔赤苗注云今之赤梁粟又芑白苗注云今之白梁粟皆好穀攷說文艸部夔赤苗嘉穀芑白白苗嘉穀詩大雅生民惟糜惟已糜與夔同毛傳亦用爾雅此皆以爲穀名惟太平御覽百卉部引舍人注云別米赤白苗也是伯夷所食首陽草也齊民要術二止引下句伯夷下有叔齊二字此注前後義異前一義云別米赤白苗與毛許郭諸家說正同後一義云伯夷所食首陽山草則以爲草名蓋舍人所見本夔或作薇注中兼載異文故別附此說以備一義夔薇聲類相近故通用周禮天官天府春官鬯人鷄人注竝云夔讀爲徽是其例也此漢注異文之一邵

郝兩疏竝不僚遂譏其謬說非也釋獸雌印鼻而長尾時善乘領此當合爲一節次句注云好登山峯則郭意時是義同時善乘領卽謂雌之爲獸是善登山領俗作此與上文猱媛善援獾父善顧及後文騏蹠跣善陞甌駝枝蹠跣善陞甌駝皆論獸之性習文例正同自邢疏以下竝分爲二節則似以時爲獸名非是嚴氏亦未訂正謹附識之以遺讀此經者

爾雅時善乘領義

釋獸雌印鼻而長尾時善乘領注云好登山峰邢疏云好登山峰之一獸審玩邢義似以時爲獸名與雌別今攷此當冢上雌爲文邢同邢義郝亦別爲一此雌之爲獸是善登山領也釋獸一篇凡言善者皆

謂獸之性質所能如上文云猶如麋善登木又云猱
蝮善援獾父善顧又釋畜云騏蹄跂善陞馮騏駼枝
蹄善陞馮文例竝與此正同乘領與登木陞馮義亦
不異郭以其義易明故注中不著時字詁釋邢疏未
審迺以時別爲善乘領之一獸非徒於古無徵卽以
爾雅文義校之亦必不可通其疏舛殊甚而邵郝諸
家咸無匡正何也

紹我周王見休義

孟子滕文公下篇云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
厥立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趙岐注以
爲尙書逸篇說文匚部引作逸周書而書孔疏載鄭
禹貢注引此篚厥立黃二語謂出胤征所未詳也趙

氏釋之云願見周王望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爾雅釋詁顯昭覲釗覲見也郭璞注引逸書曰釗我周王卽本孟子趙注義而以紹爲釗字小異是皆詁紹爲見而以見休爲望見周王之休善也禹貢鄭注引紹作昭義疑亦與趙同書僞古文則增改此文竄入武成而亦以紹爲昭見休二句則作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僞傳釋云明我周王除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則又訓昭爲明而改見休爲天休以爲天之美應文義絕異綜校諸義趙釋紹爲見雖可通而讀見休屬下句則未安僞書說以見休二字自爲天之美應與上下文絕不相屬皆非孟子述書義也今攷紹昭釗竝聲近假借字釋詁云詔

相亮左右相導也詔與紹昭聲類亦同此紹亦當訓
爲相導其讀當以紹我周王見休六字爲句謂眾士
女來相導周王而顯其休喜也請卽周書爲舉一證
君奭云乃時昭文王迪見冒馬融本冒作勛云勉也
王文簡云昭當讀爲釋詁詔亮左右之詔猶云涼彼
武王迪用也見猶顯也言左右文王用顯懋勉也僞
傳讀乃惟時昭文王句迪見冒聞其說致塙依彼讀
于上帝句漢人舊讀已然皆非則君奭文與此正可互證此云紹我周王猶彼云昭
文王云見休猶彼云迪見勛此見休爲顯休喜卽主
東國士女而言猶君奭見勛爲顯懋勉亦主虢叔等
五人言其文例詁釋竝略同也君奭又云惟茲四人
昭武王惟冒文侯之命亦云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

厥辟又云汝克昭汝顯祖又云用會紹乃辟竝可證
紹昭之義知孟子所述塙是逸書文義大致符合而
近時所出宗周鐘銘紀王伐服子事云及纁鹵遣間
來迂邵王南尸夷東尸具見廿有六邦彼正是征伐
有功藩國來歸之事邵王與紹我周王之紹聲義亦
正同周代彝器古文義證尤顯較足見僞孔訓明之
非至僞古文書失其句讀妄肆增竄其疏謬尤不足
辯然自僞書屢入武成後儒奉爲古經遂不敢輕破
故朱蔡諸儒咸沿襲莫能刊正矣

國語九咳義

鄭語故王者居九咳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章注云
九咳九州之極數也楚語曰天子之田九咳以食兆

民王取經入焉以倉萬官章於楚語注云九畎九州之內有畎數也宏嗣之意蓋以九畎之田爲通九州言之故上文云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楚語亦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畎數以奉之章從賈虞宋庠本說唐皆以萬億曰兆萬萬兆曰畎北宋明道本正如是宋庠校本則改爲十億曰兆萬萬曰姦兩文不同近代治國語者如龔氏麗正董氏增齡汪氏遠孫咸未能疏證其義攷甄鸞五經筭術徐岳數術紀遺竝云黃帝爲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謂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也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下數者十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

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萬萬億曰兆萬
萬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萬億
曰兆萬兆曰京也而一切經音義引筭經則以中數
爲上數上數爲中數其等互易數則大同王制正義
則以十萬曰億爲小數萬萬曰億爲大數賈虞章卽
從大數爲說宋庠改從小數非也今校國語上文竝
十數遞乘則自當以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經
十經曰垓計之故御覽七百五十引風俗通云十十
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
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秭十秭
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是經卽筭術之京
廣韻秭注風俗通兆生咳咳卽垓說文土部引國語
京則仍作京與御覽異

亦作垓應說自是國語塙詰若如賈唐章說則以萬萬曰億爲起數故姦得積成萬萬兆實非國語義也若然咳姦並當依下數爲萬萬九咳者爲田九萬萬畝也周王畿千里爲地百同依周禮大司徒鄭注百里爲一同積萬井九萬夫以一夫百畝計之一同凡九百萬畝百同積九萬萬畝是一同卽九兆之田十同卽九經之田百同卽九咳之田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田九萬億畝亦正以下數言之與國語可互證也蓋三代聖王建侯樹屏各專其國食其田王所自食不出畿服千里之外九咳之田自專據邦畿言之而經入亦卽京人謂畿內什一之賦故云食兆民萬官不得廣及九州也賈唐章

不從下數而從中數遂以九畝爲九州之極數不知
周九州六服與王畿凡七千里積四九百萬里九服
除夷鎮藩三服不數故周禮職 卽通九州計之與九
方氏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萬萬兆之數亦必不合若如宋庠校本從下數計之
雖合於國語之義然韋旣云九州極數則又必不止
九萬萬畝其誤明矣

釋翼

訓故者卽古之言語其略具於爾雅而散見於詩書
然以字義求之其爲本訓者至少而以聲義段借引
申則十得其八九蓋古言古義展轉孳益爾雅固不
能盡載也釋詁云翼敬也釋訓云翼翼恭也翼本訓
鳥翅此訓敬訓恭者蓋趨之段借字

論語鄉黨篇趨進翼如也說文

走部作趨是其本字趨本爲拱翼之容引申爲恭敬因之所尊敬之人亦得稱翼此其義見於詩書而爾雅不詳漢以來詁經者咸莫能稽覈蓋古言廢失而古書之誤解者多矣詩大雅文王有聲篇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翼子者猶言子之尊貴者與胄子元子義蓋相近上句言詒其謀猷於孫下句言以安爾之尊貴之子義正相承貫也而毛傳云燕安翼敬也鄭箋云孫順也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禮記表記亦引此詩鄭注云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鄭禮注與詩箋義小異而訓翼爲敬略同表記孔疏謂鄭訓翼爲助未協今玩詩辭自以翼子別於眾子孫毛本雅訓以爲安敬鄭又云敬事之子孫於文

義似皆迂曲不如訓爲尊貴子之協也翼子爲尊貴之子故又借以爲兄長之稱書大誥云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僞孔傳訓考爲成訓翼爲敬云敬成周道語旣慎到又與上下文義並不相貫諦審書義此二句蔡仲默謂指管蔡言之其說最塙大旨謂邦君庶士等咸謂與殷民爲不靜者乃惟在下家及邦君家與我之父兄此等皆親貴故不可遽征伐之也蓋釋親云父爲考因之諸從父亦得謂之考翼本尊敬之稱因之兄長亦謂之翼其義例本同也況考翼爲父兄大誥下文又有明證彼文云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

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此考翼卽父兄對上厥考厥子及下予有後爲文考旣指父言之則翼爲兄長其義昭然故下文又云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亦以兄考對厥子言兄考卽考翼文偶變易兩文對勘尤明辯哲矣而鄭書注訓爲其父敬事之人僞孔又云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皆於文義爲不順王文簡經義述聞知其難通遂疑此翼字涉上文而衍皆非也且翼之爲兄長以聲義求之又得一比例焉釋親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妣後生爲娣又云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妣婦喪服傳云娣妣婦者弟長也蓋卽以弟長釋娣妣男子之以翼爲長爲兄亦猶

女子之以姒爲長也。姒翼古音相近。故春秋經定姒公穀作定弋。弋翼音同。字通書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釋文及孔疏引馬鄭王本並作翼。是其證也。蓋翼訓尊貴。又段以偁兄長。詩書之義可以互證。而說經者徒拘守爾雅翼敬之訓。不能通其引申之義。故咸不得其指。謹表出之。或足裨雅訓之遺闕乎。

釋棐

說文木部云棐輔也。此棐之正義。輔者榜也。以木爲之。匡矯弓弩使不弧刺者。說文棐字注云所以輔弓。棐弓輔也。鹽鐵論若櫛栝輔檠之正。孤判也。並其義。輔亦爲車輔。即車箱也。方言箱謂之輔。廣雅。輔箱也。說文有輩字。無輔字。許以輔訓棐。蓋謂棐輔同物。荀古亦當以棐爲之。子性惡篇。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不得棐檠則不

能自正

楊注排檄輔正弓弩之器

管子輕重甲十鈞之弩不得棗

檄不能自正

排棗並即棗之變體

皆足證許義其引伸之義則

爲備

傳多借輔爲之

見爾雅釋詁漢以後說尚書

者習用之而不知書義與雅訓固絕不相當也蓋棗

字之見于書者凡十有一

據合文二十八篇言之僞古文不論

皆當爲

匪之借字其義爲非爲不爲不可爲未及大誥云天

棗忱辭棗忱班固幽通賦用作匪謀

顏注引大誥亦作謀又云棗讀

與匪

其義猶詩湯云天生烝民其命匪謀

說文忱字注引詩謀

作忱韓詩外傳作說

忱義爲誠

本說文韓詩作說義爲信見方言說文

誠猶信也

天棗忱辭言天命不可信也

辭語助猶詩大明云天難謀斯

下云其

考我民又云天亦惟用勤愆我民曰考曰勤愆善惡

對舉皆申明棗忱之義下又云越天棗忱爾時罔敢

易法亦言惟天命不可信爾則無敢更易法度也漢書孔光傳對日食事引書作天棐諶辭而說之云言有誠道天輔之也王莽傳載莽所作大誥亦以輔誠代棐忱是西漢時尚書古今文師說已誤又康誥云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此戒康叔之辭亦言天威不可信此猶言無常與大誥語氣小別而人情則可見棐與可反正相對若如僞傳訓爲輔誠則文義不相屬矣酒誥云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棐亦當讀爲匪徂當讀爲且詩周頌載芟云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毛傳云且此也此棐徂卽匪且其義亦爲非此與詩同言我周西土非自此始君臣皆尙能用文王教命不敢厚用酒故下文卽繼之云故

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曰棐徂又曰至于今猶詩匪
且匪今兩語義正相承貫僞傳釋棐徂爲輔訓往日
屬下邦君御事小子爲句則失其句讀且亦不成文
義矣又云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
棐有棐不敢自暇自逸棐亦讀爲匪棐讀爲其給之
其詩小雅巧言云匪其止其維王之邛鄭箋釋爲不
其其職事此棐有棐與詩匪其意異而義正同言御
事之臣卽在休假之時非有當其給之職事亦不敢
自暇逸也僞孔釋爲輔佐君有棐敬之德於義亦迂
曲雜詁云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汝乃是不養乃惟是不永哉棐亦當讀爲匪棐民彝
猶呂刑之率又于民棐彝云棐民彝到文耳言我戒

汝以小民不法之事汝若不勉則其國不得長保也
僞孔讀聽朕教汝于民棊彝句訓爲聽我教汝于輔
民之常而用之則與上下文義竝鉏鋤不合又云公
功棊迪篤罔不若時此棊亦讀爲匪當讀公功棊迪
句牧誓云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康誥亦云矧今
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棊迪猶言不迪罔
迪也詩大雅桑柔維此良人弗求弗迪毛傳迪進也
迪从由聲古與猷字通爾雅釋詁迪道也釋宮云猷道也爾雅釋言
云猷圖也公功棊迪言周公之功我未及圖之信無
不如是也左傳二十八季傳云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篤猶言信詳後僞傳釋爲公
之功輔道我已厚是屬下篤字爲句則於文詰屈難
通矣君奭云若天棊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

祥斐忱亦與下文云天不可信義同此言若天之不

可信亦不敢謂其必崇降不祥終為崇據上文云我

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曰休曰不祥

亦善惡對舉與大誥字訓文例竝同若釋為輔誠則

下復慮其降不祥文義亦不相屬矣又匪忱與難諶

意義略同故下云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

天難諶王莽傳羣臣奏引作天應斐諶蓋古今文之

異此作難諶者彼作斐諶則今本尚書所云斐忱者

漢時傳本或當有作難諶者未可知也又云篤斐時

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此與維誥篤罔不若時義

略同篤猶信也爾雅釋詁篤固也厚也固厚引申之為誠信猶釋詁宜訓信亦訓厚也

此周公對召公言之謂信非止是二人也上文云在

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此卽承彼而申言
弗戡之義僞孔乃釋爲厚輔文武之道則於周召相
助語氣全不相蒙矣呂刑云明明棗常鏗寡無蓋棗
常墨子尙賢中引作不常常法也周書小開篇亦云
明明非常言顓頊命重黎明察不法使鏗寡無所害
也蓋訓害本阮元說下又云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棗
彝棗彝猶棗常亦言不法言明于刑罰之中道用治
民之不法也康誥云勿用非謀非彝酒誥云誕惟厥
縱淫佚于非彝召誥云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周書皇門篇云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惟時
乃學于非夷棗彝非彝非夷字異義並同康誥酒
誥誥作非其義易明故釋者不誤此與雜誥字皆

作棐僞傳遂皆釋爲輔常不知輔民常民輔常竝於
文不順也凡尙書匪非字今文疑皆作棐其義易明
者漢時

校改爲匪非故今書匪非棐錯出

如禹貢凡厥篚字漢書地理志皆作棐則爲匡匪之
段字

篚卽匪之俗

義與今書諸棐字異而其以棐爲匪亦

同又漢書燕王旦傳策又云母棐德

史記王世家棐作侃案解除

廣曰一作棐

此亦用盤庚之子亦不敢動用非德也尙書

自經秦火文字展轉譌互殆不可讀非以前後復重

之文互相推校無由得其塙詎棐匪通段本經左論

甚多而西漢以來王莽僞大誥及馬鄭僞孔諸家傳

注徒知爾雅棐備之訓執一而不能通其異自宋朱

子蔡仲默及近代段氏若臈孫氏開如莊氏葆璞始

於大誥康誥呂刑略正舊讀而未能盡究其義至於
酒誥雜誥君奭諸篇指意略涉隱奧則猶多沿襲傳
義無所匡正今爲綜校全經宣究其說俾書義雅
訓不能強合用祛經儒墨守舊故之蔽焉

釋疇

說文白部云畷詞也从白畷聲畷與疇同虞書帝曰
畷咨段若膺謂當作誰詞其說近是而口部又有畷
字云誰也从口畷又聲畷古文疇又田部云畷耕治
之田也畷畷或省今隸變爲疇其見於經典釋文者
字作畷蓋畷畷二字之省變今經典通作疇故爾雅
釋詁云疇孰誰也其正義見於尙書者堯典帝曰疇
咨若時登庸又曰疇咨若予采舜曰疇咨若予工又曰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二語僞孔本
竝改入舜典

僞孔傳竝訓疇

爲誰是也誰者眾多相對無適指目

辭故引申爲

同輩儕耦之稱其字又與讎通故堯

舜曰咨四岳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僞孔亦此
入舜典

亮采言助成眾事惠疇言順於百官卽同官相人偶

之辭與讎匹義近而與前後疇咨疇若諸文不同迺

孔傳亦以本義訓之曰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則

失其義矣又酒誥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

宏父定辟此章當依蘇軾蔡沈讀以矧惟若疇句蓋

若疇統下三官言之圻父薄違句言司馬典兵薄疑

讀爲搏謂搏擊回袞農父若保句司徒典教學保安

民宏父定辟句司空典事掌定法也而鄭康成詩小

雅圻父箋引書讀若曷圻父句鄭書注亦云順壽萬

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

詩小雅孔疏

孔傳云

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
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宏大也宏
父司空當順安之司徒司馬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
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此皆失其句讀而孔訓若
疇爲所順疇咨尤爲不辭不知疇猶讎也若疇者謂
司馬司徒司空三卿爲汝諸侯之讎匹猶召誥云予
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彼釋文云讎字
或作酬酬疇字同竝與疇通酒誥若疇卽召誥之讎
民其上文大史友內史友卽召誥之友民二文相應
也詩箋釋文又云曷此古疇字本或作壽字亦通若

然以三卿爲壽亦卽所謂三壽詩魯頌闕宮云三壽作朋毛傳云壽考也鄭箋則云三壽三卿也張平子東京賦送迎拜乎三壽薛綜注云三壽三老也三卿不必皆老壽毛張蓋望文爲訓以三壽爲尊稱猶云三老五更爾依周誥義三卿爵尊得與君爲匹謂之讎大史內史中下大夫止爲君之友是疇讎與友雖同取儕輩之稱而疇讎當略尊尙於友則於壽老尊稱義亦得相通實則詩書之壽本疇之借字猶言司馬司徒司空三貴卿爲公之讎匹故詩周南云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好仇卽好匹仇讎通言猶書云讎民也王侯以貴卿爲疇公卿大夫亦各以同官爲疇故書云惠疇史記天官書疇人子弟分散亦言史官僚

屬分散疇人爲同官別於子弟爲私屬也疇爲雉匹則又有相爲等類之義故洪範曰九疇鄭注云大法九類見史記集解僞孔同斯皆曷誰展轉引申之義也

釋纒

纒爲古首服之一周時男女長幼通箸之漢時男子冠亦有纒其材同其箸以承冠亦同而其形法則迥異周時之纒用以韜髮士冠經云緇纒廣終幅長六尺鄭注云纒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纒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案結卽紒之借字鄭言此者明先用纒收髮而韜之而後屈曲繞之成紒故賈疏云韜髮結之韜訖乃爲紒是也內則子事父母亦先櫛緇笄總而後冠緇纒字同孔疏引盧植云緇所以裹髻承冠

以全幅疊而用之孔又云箸縱既畢以筭插之櫛訖

加縱縱訖加筭筭訖加總

作紃既成橫施筭以爲固又裂縉圍繞紃本而垂其

餘以爲飾是爲總

然後箸冠孔說尤析蓋古人不露髮而冠

梁止廣二寸不足以覆之故必先用緇縉韜髮而後

箸冠士冠禮贊者奠纏而後設纏賓正纏乃加冠三

加皆然是每冠皆更設纏也唯喪禮男子括髮女子

髻乃不箸纏而露紛吉時無露髮明無不箸纏矣漢

時冠梁變而漸廣有屋有裙既盡蒙其首則不慮其

露髮故不必用緇韜髮而別以幘冒髮承冠以代纏

其材亦以緇縉爲之故幘梁得冒稱纏士冠鄭注卽

舉漢時語以相比況其後因幘梁稱纏又通之於冠

梁故冠幘梁通有纏稱周禮弁師注亦云冠縱卽指

冠梁也漢書元帝紀顏注引李斐云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纏爲首服冠幘纏卽謂織成冠幘梁之材故說文云纏冠織也織者凡縉帛不須剪裁而成者之名所謂織成也宋書引徐爰云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纏以縉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纏爲帽徐說纏幘流變最爲詳析顏師古急就篇注謂幘常在冠下或單箸之以此推之知古以纏承冠必先箸纏而後加冠不冠者則唯箸笄纏漢以後以幘承冠亦先箸幘而後加冠不冠者則唯箸幘其用略同然周纏用整幅之縉韜髮爲紒而不屬於冠其廣二尺四寸

依周禮內宰賈疏引鄭志及禮記玉制孔疏說帛幅廣如是漢書食貨志說布帛幅日廣二尺

二寸與鄭義異

長六尺而不冒首漢纏用織成縉材爲冠幘

梁梁卽屬於冠幘其廣袤不過數寸而全冒首其物
既別又古先設纒而後爲紒漢時則先成紒而後簪
幘其事亦不同但以語言嬗易合并不別故鄭以幘
梁況士冠之纒實非禮經纒字之本義也至於古纒
帛一端長二丈纒之長止六尺則必剪裁乃成漢纒
爲冠幘梁廣袤止數寸卽就此度織成縉材許君所
謂冠織亦專就漢制言之古纒不屬於冠又非織成
許詰與禮經之纒尤絕不相當也周漢首服名制遷
易各有原流賈孔義疏訓釋纒制大致不誤而未能
深究周漢名實異同之詳學者易滋牽提謹綜緝經
詰審其流變俾治襍服者有所攷焉

釋踏

曲禮毋踏席鄭注未釋踏字之義孔疏云踏猶躡也

陸釋文訓同

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

已由位上不發初從上從上爲躡席也引玉藻云登席不由前爲躡席孔唯以玉藻擬其義而於踏字本訓則未之及又引庾氏之踏席爲逆席亦非踏字訓義今攷說文足部云踏長脰行也與曲禮義亦不相應竊疑踏當爲躡之假借說文辵部云辵乍行乍止也讀若春秋傳曰辵階而走今本公羊宣六季傳辵作踏何本注云踏猶超遽不暇以次公食大夫禮鄭注云不拾級而下曰辵蓋升降席與升降階同皆有常次若不依常次凌躡上下則同謂之踏字借作踏者形聲竝相邇孔以躡釋踏義通而字實迥異矣

說文無躡

書奪田字由爲甲之倒文同倒子爲■之例易彖傳

百果艸木皆甲窳三統厯出甲於甲甲皆由之誤說文

鈕氏非石則以爲訓鬼頭之由形最相近說文鄭

氏子尹則以爲說文从大从十之本卽由本字以十

合書於丙卽成由且云本讀若滔滔从留聲古留正

同由論語滔滔鄭本作悠悠詩滔滔叶由求左旋右

抽說文引作搯皆一聲之轉說文以上諸家或主重

文或云奪字或謂異文異說蠡起幾於聚訟數以六

書義例則皆不可通如李氏之說則古籍絕無由缶

通用之迹若徒以形近者而合之則與由形近之字

眾矣豈獨一缶字乎徐說以爲粵之古文于理最近

故戴氏仲達六書嚴氏鐵橋說文姚氏秋農說文

繫桂氏未谷

說文義證

苗氏仙麓

說文表

王氏貫山

說文句讀

朱氏豐芑

說文通訓定聲

竝襲其說然玉篇部分多遵說文

字林亦以由隸用部而弓部粵下不言古文作由足

證六朝以前本說文粵下本無由篆且徐以由象枝

條華函之形則于形實不相似嚴氏又謂重文之見

於說解者則許書錄重文眾矣由爲聲母之字反不

錄其文而附見于說解乎朱氏則謂从果省木萌芽

於果實中人也上出者芽蘖初抽之象說文粵下奪

古文則殊不知粵爲木生條不必出於果實中人也

如段氏說則釋文引韓詩作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

由本謂伐土非田上路段誤據玄應眾經音義所引

奪兩耕字遂爲田有路可入之說實非古訓也

說本

尹如江說則倒甲之字古所未見且改經傳甲寔出
甲之字以爲由尤爲舛說如鈕說則不惟由由二字
音讀懸殊而由爲鬼頭于由義尤遠如鄭說則以十
合書于大內說本迂曲且古从本从皋諧聲之字皆
無寫伦由者是數說者於形義皆無所合竊謂字書
自說文字林外以顧氏書較爲近古今以其部分諦
審之竊疑由卽用之異文非古別有由字也請先證
之以其形用之爲文从卜从中增其上之橫畫以屬
于左彝器文用周而微殺其下之從畫使不外出則
成由字且古中字固不伦用而伦篆者變其體諧其
聲以爲用則變用爲由之例也古金款識無由字其
從由爲形者若粵字鐘鼎款識聘鐘伦 積古齋鐘

鼎款識粵父盃作

原釋爲冊考二字
目爲冊父考盃誤

近灘縣陳氏

所臧毛公盾鼎諤字作

三器同一粵字而或从

或从 是由用之形可互通矣又甫字从用爲形其

孳生字爲專爲鑄爲博鐘鼎款識董武鐘鑄字伦

楚良臣余義鐘鑄字作

合肥劉氏所臧號季子伯

盤博字伦 竝變用爲

智鼎專字作
上形亦近由篆

是由用形

變之諛也請更證之以其聲古音用入東鐘江部由

入尤幽部而聲相轉于文周从口用用亦聲

說本宋
氏保諧

聲補
逸

而周與由同部故詩車攻楚辭離騷東方朔七

諫竝以調同爲均

阮氏鐘鼎款識
號季子伯盤以用爲
周

省形孛聲亦可韓詩橫由其畝卽毛詩南山之橫從

證周从用聲也其畝卽毛詩南山之橫從
其畝由卽用字從用同部故得藉出爲之古帝祝融

氏武梁祠畫象作祝誦素問移精氣篇祝由全元起曰祝由南方神誦諧誦聲誦又諧用聲故得與由通用是由用聲轉之諛也請更證之以其義經傳中用由二字互訓者更僕難數古人名字相配仲由字子路孟子介然用之而成路言用猶言由也禮運故兵用是作而謀由是起用是佗與由是起語同是由用義同之諛也竊謂自古籀遞變一字分爲數形而孳生之字又各從之爲形聲以說文六百四十部言之如凶自人儿首頁百大夂之類皆本一字而各爲建首曼根岐榦倓而同氏由用之變蓋亦猶此展轉傳習遂或昧爲一字於是疏音讀而變之說文舊本當有其說自迆寫失脫後世治小學者遂各爲一說不

可殫究顧希馮雖知以由字隸用部而其書婁經刪
改不復辨用由同字異形之本幸金刻所存偏旁及
古籍通藉之字博稽精覈猶可得其輓迹故特爲延
釋以補小學之缺雖近巧說衰辭鞞守之義然猶
瘡李少温諸人牽引不相涉之字以比傳之也

籀文車字說

說文車部車籀文作𨾏从二車二戈於形聲皆無所
取且與𨾏車字混而二徐以來未有知其誤者近珍
藝莊氏田山王氏始據金文車字作𨾏以正之其說
塙矣今攷金文車本象駟馬車之全形其義至精不
徒可正說文之譌且可攷正古駟馬車制



略釋之

蓋金文車字如吳彝毛公鼎不嬰敵竝作𨾏

辭尙功
鐘鼎款

識亦有此字而傳樵失其本形故並據今所見金文拓本論之諦審其形左兩申象

兩輪旁兩畫象轂端之鍵而軸貫之其中畫特長夾于兩輪與軸午交者軻也軻曲爲梁形前出而連於衡故右爲彳形長畫與軻午交者衡也兩旁短畫下岐如半月者軻與軻也蓋衡縛於軻軻縛於衡而軻又縛於軻故詩秦風小戎云五檠梁軻毛傳云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軻軻上句衡也一軻五束束有歷錄說文檠車歷錄束交也段依韻會改交爲交亦通又革部云轡車衡三束也曲轅轡縛直轅轡縛蓋五束卽轡縛之制束有五者衡與軻相交處爲一束兩軻與衡相交處爲二束軻與軻相箸處又爲二束因軻與衡衡與軻軻皆異材而任力甚劇必以革交互束縛之乃可

以為固是五束者縛於衡者三而縛於軛者各一故說文詁轉為車衡三束專據縛於衡之束言之三束

實■眩於五束之中也依考工記轉人說轉與衡之

周徑皆甚小不過四寸其設軛軛若穿其中以相貫

則失其力故不穿其木而以革交午縛之以為固論

語大車無軛小車無軛說文軛轉端持衡者論語鄭

注云軛穿轅端著之軛因轅端著之武后臣引鄭以因

對穿為文明其不穿而惟縛之以相連其文意較然

甚明而五檠之用主以固衡軛亦可知矣又攷此字

見於金文拓本又有於兩申間為一田略帶方形以

象轉持軛形者如孟鼎作軛是也又旅車尙器作

蓋作■則又象轉踵及後軛形■為旅字之半舊釋此為


旅車二字今審似卽一字
从於从車旅之別體也

又父乙尊作

吳大澂說
文古籀補

則又象梁輶上出於形尤析又父甲車彝車作
中爲方形以象軫軌而兩軸端又爲重輪衡兩端則
曲而上出或衡木實有如是制者又象兩轡同繫於
軾卽說文所謂輶駟馬內轡繫軾前者是也又中叔
尊作亦象此形此三器形致繁縟而所象亦尤備
以此諸文證小車梁輶五縛皆在衡軛尤爲顯較而
鄭仲師注輶人乃云駟車之轅率尺許一縛近儒多
舉詩之五檠以申證其義若然則五縛皆著於軾前
輶閒特綴此以爲文飾而與衡軛絕不相涉則與輶
縛之制不合且軾前十尺之輶揉一木以爲之勻滑
夷漫絕無圻堦本不藉五束以爲文飾卽假使革束

通三
三
止爲文飾亦何必限以五而絕不可增減邪余前著
周禮正義於先鄭說未及分別茲因籀文車字象形
悟衡輓之制而五檠之說始昭然若揭故詳說之以
補禮疏之闕焉

頃見湯陰羨里出土古龜甲文亦有車字作與
金文同唯中畫上下分岐不相聯卅則契刻偶錯
異耳龜甲文多象形又有且甲大戊諸偶號近人
定爲商時物則較金文尤古蓋在史籀之前竊疑
黃帝時車制已詳籒象其形而制字倉沮初文本
已如是作而籒篇因之作車者轉繫後來省變許
書古文出於掇拾吉金龜甲多未出土故未能得
其根柢也又以龜甲文與父甲車彛證之知此字

本爲上轉下輪象車平列之形金文從衡傳易多爲左輪右轉者亦其變體爾

羅昭諫江東外紀辯

江東外紀拾殘一卷余友泰順林亨甫縣丞用霖所刊序稱咸豐丁巳於遂昌逆旅見北宋本羅隱江東外紀首有崇寧癸未婺人張某刊書序謂原書凡六卷林所見者殘缺塵餘半冊又蠹蝕過半乃錄其完者十則刊之其書世不經見初出時人或詫爲祕笈六合徐太守轟爲作敘亦頗推重之以余攷之蓋溫處閒人所僞作也請立八證以明之范垌林禹吳越備史昭諫本傳云所著江南甲乙集在成化杭州推海寓言及讒書後集崇文總目十國春秋並作江東後集並行於世吳

任臣十國春秋昭諫傳載所著於備史所紀外又增吳越掌記集三卷湘南應用三卷靈璧子兩同書十篇皆不言有所謂外紀者其可疑一也宋崇文總目

所收五代人書最該博載昭諫著作多至十種

較十國春秋

秋多啟事一卷吳越應用一卷又賦一卷集二十卷在甲乙集外

獨無外紀然張序

謂此書流落人間百八十餘季幾於泯沒則宋初此書未登祕府亦事所或有至晁子止生當南宋之初其昭德讀書與中若此書崇寧中有刊本

子止豈得不見而衢本讀書志亦未著錄下至陳氏

書錄解題鄭氏通志藝文略尤氏遂初堂書目馬氏

經籍考元人宋史藝文志楊氏明文淵閣書目及明

以來諸家書目皆無著錄其可疑二也書中第一二則

云予小時舉進士西上道過淮安攷唐地理志無淮安宋地理志楚州下云紹定元季升山陽縣爲淮安軍端平元季改軍爲淮安州卽今之淮安府也昭諫生於唐季安得豫稱宋地名其可疑三也二則又述所遇治易陳姓之言曰圖書爲義文畫卦之大原圖靜得八卦書動得九位又曰六十四卦在先天之圖爲體七十二候在後天之書爲用案河洛圖書漢唐傳易經師所未見宋人所傳者出自陳搏至先天後天之圖則又邵子所作相傳得自方士要皆唐以上所未有

黃梨洲易學象數論黃晦木圖書疑惑胡臆
明易圖明辨惠仲孺易說惠定宇易漢學朱
錫鬯經義攷昭諫時術數家安得見之而以爲說至
論語圖至詳

所稱治易陳姓又似隱指圖南不知圖南入宋尙在

昭諫卒於梁初校其季齒遠不相及安得昭諫少時
卽與相遇其可疑四也第四則稱楊相涉之降梁也
其子凝式泣諫不聽遂佯狂不仕攷五代史唐六臣
傳載凝式歷事梁唐晉漢周官至太子太保則凝式
非不仕梁者矣此條徐序中已論及之其可疑五也第六則記
奉命訪吳諫議睦事云以戊子二月以史考之當爲
唐明宗天成三季卽吳越寶正三季也攷吳越備史
云開平三季十一月乙酉發運使羅隱卒十國春秋
天寶三季七十七然則寶正三季昭諫卒已十九季
矣且所載日名二月有甲戌攷五代史司天考天成
三季二月丁丑朔日有會之則甲戌爲正月二十八
日二月不得有甲戌也其可疑六也第八則云龍德

中明州貢一介物攷龍德爲梁末帝季號其元季卽
吳越天寶十四季夫梁爲唐賊昭諫嘗勸武肅討之
必不用其正朔况龍德紀元上距開平三季已十三
季則又昭諫所不及見也其可疑七也第九則云梁
王將軍彥章不獲於上彥章死而梁遂亾攷五代史
彥章死以龍德三季十月距昭諫卒十五季矣其可
疑八也凡此八證悉有依據其爲好事者嫁冬依託
蓋無疑矣伏讀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傳記類有羅
江東外紀三卷 國朝閔元衢撰其書余未之見據
提要所稱蓋詮次江東逸事若季譜別傳之類作僞
者豈聞閔書之名妄意爲昭諫佚作而造此以實之
歟又此書所載吳諫議睦卽泰順人事跡雖見於府

縣志然大抵根據家譜攷之於史竝無影響唐季諸家書亦無載及者而外紀殘帙乃於十則之中適有其事且序稱蠹蝕殆盡而此十則乃首尾完善無一字奪落則其贗託之迹固亦不待八證而明也唐餘佚史流傳者希好事者喜爲收拾且其中有吾溫遺事他日必有誤信其書而據以補史志之闕者余故疏通證明之以質世之鑒別古書者

亨甫爲余父執林太神學博覽

子恭承家學推擅文筆曩嘗舉此數事實之亦不能答也竊疑此書卽亨甫少季戲作英雄欺人不暇詳攷史籍故畱此罅隙特不自名其僞耳今亨甫物故已十餘年檢歷中得此辯存之以附評友之義俾後人無據此爲亨甫詬病也

續明鬼篇下

易繫之言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

狀鄭康成謂精氣爲神遊魂爲鬼自泰西物質之學大明而易之義迺益徵於實蓋凡宇宙之間所謂有者必依質以立有物則有質未有無質而能成其爲有者也經典之論鬼神其爲有也昭昭乎若揭日月而未有質言其物者易始質而名之曰精氣曰遊魂則必非虛幻杳茫而強謂之有明矣夫辜較萬物之質爲吾人官骸所能辨者其等有三曰定曰流曰氣凡動植有生之物皆在定質之限而兼會流質以成形色若夫麗地之恆氣人則曰呼吸于其中而輕微浮遊不可範制不能獨立而爲生理然而有重量有體積可以權衡表儀按率而求也劇寒重壓則諸氣咸可化爲流定二質視之而可見撫之而有觸蓋雖

至微而尙有質之可名是固在有之域而鬼神則不見不聞有也而幾淪于無則與夫麗地之恆氣異矣蓋所謂精氣者玄之又玄泰西人謂之以太其重量體積絕無可求然其爲氣彌滿周浹無乎不有則亦一實質也其聚而發生光力爲人所能見者則有電故電爲無重流質近有哀克司照物電光者藉真空晶球以發電成光其照無所不徹然所謂空球者亦止抽吸恆氣使不爲霧障爾至極微之以太則非機管所能抽吸固自充塞於球間實非真空也使果并以太而無之則球將破裂不能存立而光電亦無由傳達矣自此光發明而論者知其所傳之微氣非尋常氣質所能包則謂其於定流氣之外當別爲第四

質蓋尤微渺而疏散矣實則天爲積氣無量世界皆微氣所充周自日系以暨恆星星氣之外麗地之恆氣有盡而彌天之微氣則無盡充溢瀾漫入乎標忽之中包乎太虛之表其爲氣也希夷淡遠茫無畔際殆非徒第四質也意此微氣者其疏密精粗糅雜和劑或者尙有無數之差別但非吾人血肉官骸積驗所能窮不若恆氣之有淡輕炭養綠弗等可化分而得也是氣也其質點成終古無滅而聚散則至不常生物得之以爲性識死而未遽散者則爲精氣爲遊魂要之微氣之動以機生與死無二原始要終則死之有鬼神可由生理比例以推也動物之孳積淡輕養諸氣質及燐鐵矽諸定質以生而其知覺運動實

皆微氣所爲鬱積蘊育以成萬形原生微蟲有所謂
呵米蚘者渾沌如浮漚無支骸官體也性識忽動則
其塊然之身隨處能自伸爲假足可以游行攫食生
人之血輪有白者與彼蟲略同是卽微氣發見之端
也逮夫生理勃盛庶類蕃孳由單簡而進於複襍於
是鑿渾成別立假爲常而體隨識達舉凡四肢九竅
無不根乎性識以自暢其發生之用自原蟲而遞嬗
益進以至於爲人等差種別巧厯不能計要皆微氣
所凝注而成也蓋含生之倫莫不秉此微氣散焉則
不覺聚而凝焉則純一充周具大神力所謂電也人
之生也自爲微生物而挾電以動入於胚胎卽含微
氣以成生理旣生之後血肉增長吸引粗質以附益

之而微氣亦隨其性識所攝聚而益精是爲生有之
身蓋知覺運動專恃此氣爲之主宰其盛而專者則
化爲人電素問說遠古醫家卽有祝由之方今之巫
師猶傳習之爲呪術而佛氏密宗則大闡瑜伽神祕
之說泰西景教之興耶穌亦以術爲人療病希臘曼
司莫立士姆及漢坡諾忒斯沒諸書研究精神學今
歐羅巴人傳其術能以人身之電氣使人孰睡及見
異物殊狀或知彼心所念及豫識未來事可以接神
此諸術者咸主薰脩持鍊以充人電之用則尤此微
氣之神妙有迹可徵者也逮其死也血肉之粗質忽
焉以化而此微氣電質則亦離其恆幹而遊乎太空
其翕合以爲身者形驥化而神未散佛家謂之中陰

身蓋既與生理離而爲二則凡所爲腦凶之記憶五官四肢之運動會息一切知能皆消滅無餘而此獨存之微氣流行無碍無乎不之則其特別之神通又或緣此而生故神之德盛則有所謂六通變化無所不能若佛書說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河那律陀無目而見舜若多神無身而觸蓋不藉腦凶而爲知識記憶不假耳目而爲見聞無手足而能飛行無迹其爲神者奇妙不可測而鬼則不盡有是也古之聖人通乎死生之說而能知幽明之故迺較然別白之曰精氣曰遊魂而佛氏則以其前已出乎死有之身後又未入乎生有之身迺統而名之曰中陰身其與易家物變之說名異而實一也夫同是微氣也而何以有

精氣遊魂之別蓋萬物質氣之公例有聚則無不散
生則是氣聚而爲性識爲人電死而是氣將散未散
而現爲中陰身則亦未嘗不聚也而久之亦必終歸
於散其或聚而久不散者則又視乎其生之攝受與
脩持以爲準故人有生則同有是氣也而其結集有
純有雜有強有弱純而強者死則能搏合久而不散
雜而弱者死則雖暫現而終必散而或返之太空或
隨業輪轉而仍爲生物所謂精氣爲物者卽其搏合
而不散者也其所謂遊魂爲變者卽其暫現而終散
者也故純而強者其先必有凝固專一之理而後可
以離形而獨立其後也必有附益而輔助之者而後
能歷久而尙存所謂凝固專一卽歷劫畢生薰脩持

鍊之充足於己而然所謂附益輔助者則視乎其感
應於他者而然也故夫聖神賢達其先也神識朗徹
體性堅定有專精之德業有卓立之精神則其死也
中陰身必強而不遽散此凝固專一之說也而其功
德之旒被聲名之洋溢畏神服教者之久遠則又足
起後民之尊親愛敬相與發明而傳述之又有孝子
慈孫之思慕繼志述事以奉祭祀則其皆以生人精
神志氣之誠貢獻而附益之性海貫徹有感斯通咸
足與其中陰身相附麗故佛家論鬼神謂能人作彼
受卽此理也夫然所謂中陰身者既秉純粹強固之
精氣以現復得後世附益者之眾此之所消益之於
彼雖生理已息而攝聚無已遂能歷久而常存其靈

爽式憑若隱若顯恆在人耳目之間若古之聖賢堯舜周孔之倫以逮身毒之釋迦文歐羅巴之耶穌固自有永存不滅之神卽降而論之名儒奇俠有獨到之學行氣節其生爲人所尊信死爲世所悲閔則亦或憑藉微氣靈響肩然不隨流而遽化此皆所謂精氣爲物也彼夫妄庸人者其生也神識恂矜紛然於利祿之爲死則神魂飛蕩泛乎若無所薄聚散升沉不能自主故中陰身暫現卽化其暫現也人感之而爲焄蒿悽愴其化也隨業流轉四生六道而又爲生有之身矣所謂遊魂爲變者也故中陰身者雖無生理而旣乘此精氣遊魂以爲身則其氣精粗強弱亦必有劑量分率之等非偶集而幻化也其乘氣之身

或常聚而不散或久聚而終散或暫現而卽散其久暫盈虧之數各有所自致若與生理之強弱壽夭相準若然是氣也其聚則於大空之中收攝微氣以爲身及其散也則皆反乎其本仍彌滿於太空要皆實有其物但以生人知覺所及雖睿聖大知亦皆有所限故無由實見此微氣遊魂之物而要其非無質而虛立則固塙然不誣也是故微氣之在生而爲性識死而爲中陰身者萬有別異至其入乎性海則普遍周洽同歸於一原猶之大海之水或酌之杯罍或盛以壺罍或以調和酒醴或以澣濯垢穢其容受不同其給用不同皆暫時變易而究其歸宿反之大海則仍爲水無所別異此又儒家萬物一體之說生與死

無異者也知鬼神之爲微氣所聚則知其爲真實之
質知微氣之有所聚而必散而其永久不散者必有
特異之能要其非幻化則同也夫日月之光遇地氣
而成暈珥光景蔽隔則成視差而爲薄蝕雨氣對日
光綫遇折而現七色則有虹蜺海氣下攝到景則爲
海市此咸眾著於常人耳目之閒而皆幻也非實也
若鬼神則不見不聞而實有精氣遊魂聚散之理則
固實也非幻也但以虛空微妙迹象曠絕而流俗淺
人憑肌窺測莫能究其原理或信之太過而崇闡巫
風或疑之太過而昌言神滅眾論舛馳殆皆未窺其
本矣